



## 方舟與福音

六十多位本地及海外教牧、學者、信徒領袖去年11月29日發出公開信，呼籲信徒關注挪亞方舟事工（參<http://arkwhy.org/>）。截至1月10日首階段聯署結束，有過千人參加，當中近半為神學教育工作者、牧職人員、基督教機構同工，以及神學生，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。是次行動發起人的組織、規模和代表性，幾屬香港基督教界前所未有的，焦點也並非過去一般信徒較關注的性倫理，或牽涉整體社會的政治、民生議題，針對的不是某些邊緣的異端，而是一間獲得主流教會廣泛支持，業務規模屢年增長的跨媒體福音機構——影音使團。本期專訪了參與其中的多位關鍵人物，希望為對立的雙方找出溝通的切入點，並且讓讀者加深了解事件，及其引申出的聖經考古、創造神學、福音佈道等信仰問題。

影音使團（影音）於1989年正式成立，創辦人包括現任總幹事袁文輝；兩年後，註冊為非牟利機構。影音初期以製作多元影像電腦幻燈片為主，一開始便採取公開售票形式舉辦福音佈道會。當時，影星喬宏夫婦曾擔任董事，其事工因而得到娛樂圈中不少藝人及名人支持。90年代中以後，影音轉為錄像製作，更開拍福音電影，於戲院公開上映。2003年3月7日，影音成立的創世電視台於有線電視台正式啟播。《天使心》雜誌於2006年6月創刊；同月，「挪亞方舟國際事工有限公司」（Noah's Ark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）正式登記註冊。2009年5月，由地產商發展，位於馬灣的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啟用，影音最初負責營運當中部分設施；但自本年1月起已退出營運方舟多媒體博覽館。影音目前的事工已走向國際化，遍


及中國大陸、美加、澳洲、英國、馬來西亞。影音的年度預算每年遞增，2011年的目標高達7,100萬元。在短短廿年之間，影音儼然成為華人基督教界最龐大的多媒體福音王國。

### 誠信有虧？還是欠缺智慧？

由2003年開始，影音曾先後多次組隊前往現今土耳其的亞拉臘山（Mount Ararat），搜尋《創世記》載述的挪亞方舟，並最少三次（2004年11月、2007年10月、2010年4月）對外宣稱在亞拉臘山上不

### 本期內容提要

- 誠信有虧？還是欠缺智慧？ 頁1-3
- 是被騙？還是作假？ 頁3-6
- 做錯事？還是做壞事？ 頁6-8
- 耶穌是現代人的方舟？ 頁8-11
- 信仰反省 頁11-12



同地點發現方舟的部分遺骸。影音將2003-04年探險過程製作成電影《挪亞方舟驚世啟示》，2005年復活節期間於全港27間戲院上映，票房收益近500萬元，而教會及團體包場逾210場，其後亦有在海外巡迴放映。影音去年再推出《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》（《驚世啟示2》），於8月27日假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電影佈道會，並於10月開始在本地院線公映。影音歷年來以方舟為題材的佈道和募捐活動，為機構籌得數以百萬元計的奉獻。

影音的方舟事工早於2005年已經被批評，質疑其考古發現和佈道手法的文章在《時代論壇》出現，但當時未吸引一般信徒的注意。直至2010年4月25日，影音舉行記者招待會，聲稱在亞拉臘山上發現的「古木結構」，「99.9%肯定」（其後曾一度改稱「九成」）就是方舟，開始引起國際性的基督教機構關注。飄流製作於同年5月28日舉行的福音信仰論壇「負責任的證道，負責任的考古」（528論壇），有超過四百人出席。雖然部分講者自稱並非針對影音，只希望從釋經和神學角度，幫助信徒思考信仰、歷史和科學之間的關係，但事後的評論卻演變成「方舟是否神話？」的爭拗。之後，影音仍然以籌拍《驚世啟示2》為由，繼續向信徒發出告急呼籲，為製作費募捐，並在各地舉行多次的「方舟不是神話」大型佈道會。

到2010年下半年，前加拿大國防部科學家梁斐生博士，先後於9月15日和19日，主講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及真証傳播舉辦的「聖經、科學與方舟」教牧講座，以及由播道會恩福堂主辦的「聖經、UFO、方

舟」分享會，並同時發表「基本學術規範與理性護教」一文，指出教會圈子不幸有急功近利、濫用考古作為傳播福音工具的現象。雖然梁斐生的文章從未指控影音造假，但影音回應時指責對方誹謗造謠、惡意中傷和抹黑。

528論壇後對影音的批評意見，主要針對發現方舟的舉證和論證等方法學和學術問題。但當《驚世啟示2》開始於去年宣傳，影音的誠信成為被攻擊的焦點。事緣影音採用的其中一款電影海報出現：「方舟不是神話！驚世真相全球首度曝光！列入『國家地理二〇一〇十大考古發現』」的字句，於是有網民向 *National Geographic*，獲回覆指從來沒有將影音發現方舟列為2010年的「十大考古發現」，亦從未確認影音發現的就是方舟。528論壇講者之一關浩然，隨即於10月10日成立社交網站群組「關注方舟驚世電影佈道者操守」，直斥影音弄虛作假，以失實誤導的手法，欺騙觀眾和信徒。

夏達華研道中心（HaDavar Yeshiva）導師黃德光，就是當日主動連絡 *National Geographic* 的網民 Peter Wong。黃德光個人訂閱多本考古和地理的期刊雜誌，包括 *National Geographic*，當他得知影音的電影宣傳內容，甚感困惑，於是直接電郵給雜誌的美國總部澄清。黃德光質疑影音涉嫌利用該雜誌的商譽作為宣傳；他透露，*National Geographic* 最後的回覆中表示，已經將事件交內部的法律部門跟進，惟至今未見採取下一步行動。黃德光曾於以色列生活及接受神學教育，現從事猶太宗教與文化、考古與地理的教育工作，



因此對聖地考古有一定的認識，並且對黑市的古物市場略知一二。據他所知，考古世界受金錢利益污染，充斥高質素的仿製品，所以也不排除影音被騙的可能性，但無論如何，假如影音未盡力核實，始終也難辭其咎。

影音10月13日就事件發出啟事，解釋海報是引用中文授權版《華夏地理雜誌》網站標題，並無不妥。而事實上，《National Geographic》的英文網站確曾以“Top Ten Discovery of 2010”為題，報導年度內十大最多人瀏覽新聞（而非十大考古發現），雖然內容中明確指出在土耳其發現方舟的可信度不高。影音在其他款式的電影宣傳資料，也如實使用「國家地理雜誌2010十大最多人瀏覽的考古發現之一」的字句，並無故意隱瞞。影音所做的或者只是一般媒體和廣告行業內，以誇張誤導語句引人注目的慣用技倆，但黃德光不接受這樣的解釋，他堅持福音機構應該比其他商業機構對自我有更高的道德要求，而不應隨波逐流：「我覺得佢咁咁樣都會擺嚟印poster……係借用人嘅嚟去到for自己嘅benefit，咁我覺得呢個操守真係有問題囉。你poster已經印咗咯，就算你係有兩款，都唔代表你無利用到人嘅咩嘛。」


關浩然更直指，影音選擇性地套用對他們更有利、充滿誤導性的標題，是歪曲了原文意思：「佢就答辯呢：唔係，我只係用咗個官方中文啫。」因此影音的回應反而削弱了本身的公信力，更加令人懷疑他們的誠信：「你〔影音〕淨係睇話十大discovery嗰度呢，你唔知自己上咗榜嘅，你一定要睇埋網頁下面嗰度先至有〔講影音

使團的方舟發現〕嘅。你睇到下低，你就知道自己唔係上榜嘞，你係俾人玩嘞。你去到網頁嗰個位，你見到呢，佢裡面已經講咗好多人覺得〔影音的發現〕係unlikely——咁呢個就唔係十大discovery啦！」關浩然形容影音的行為是「取巧」、「走背面」：「我個女做功課都唔會咁做啦。……如果佢咁搵方舟嘅精神係『尋真』，你話佢選擇乜嘢？如果佢只係一個『尋有用』嘅精神，佢會選擇乜嘢〔按：指「十大瀏覽」或「十大發現」〕？」

2011年12月出版的《天使心》，將關浩然成立的facebook群組歸類為「互聯網上的好譏諷文化蔓延教內論壇」的網絡語言暴力現象之一。關浩然解釋，群組的性質是一個包括非信徒的公開關注組，他承認部分參加者在言語上有情緒化，甚至粗言穢語，但不能說群組的討論「脫軌」或「走歪」了，因為要尊重網上平台的特性，不應該對它強加不合理的期望。對於影音採用迴避或對抗的態度，用公關手法敷衍批評者，而非實質答覆信徒提出的眾多疑問，他表示甚為失望。事件已經超乎《驚世啟示2》的電影內容，或關於發現方舟的考古宣稱，而使人對影音整個方舟事工「嘩眾取寵」、「不盡不實」的宣傳和佈道手法，欠缺透明度的運作和籌款等，產生道德倫理上的疑問。

## 是被騙？還是作假？

由懷疑考古發現的真確性，到質疑操守誠信；由零星的反對聲音，變成大規模的聯署運動，促成的導火線之一，是主張創造科學（creation science）的美國護教組織Answers in Genesis的Dr. Andrew A.



Snelling在去年11月3日，公開了他在2010年4月從影音獲得的，關於從亞拉臘山上「木結構」取得樣本的碳14化驗報告，而報告內的測定結果從未被影音披露：四個樣本之中，三個被測定不屬古代；只有一個被測定日期年齡為公元前4,941年，但誤差高達 $\pm 4,647$ 年，而且有關樣本只經一間實驗室鑑定，沒有再複檢。無論如何，化驗結果並不符合影音在新聞發布會中所稱木結構是4,800年前的古物。報告的科學內容及其含意，經陳崇基在網上為文轉述，梁斐生借YouTube錄影親自講解，在香港以及海外華人教會散播流傳。事件更揭露出不少基督徒學者和科學家，原來多年來在背後曾私下善意規勸影音，就發現方舟的宣稱應謹慎行事，但可惜忠言逆耳。

現於美國牧會的陳崇基擁有聖經考古的碩士學位，他認為很多信徒對聖經考古存有誤解，以為就是用考古去證明聖經的歷史真確性，甚至像電影《奪寶奇兵》一樣去尋寶；但其實考古不外是歷史學的一部分，只是主要研究物質文明；而所謂「聖經考古」則集中研究聖經世界（包括敘利亞、巴勒斯坦一帶地區）的歷史，以幫助我們了解聖經的背景以及文本的信息。因此，從事聖經考古工作必須尊重學術和科學的客觀要求，不可能由一個非學術機構，未經過同儕評審（peer review）就單方面向世界宣布發現方舟。陳崇基從Snelling得到影音不肯公開的化驗報告全文副本，他經過向其他學者請教後，認為報告內容對影音極為不利，而影音在得悉化驗結果的情況下，仍然舉行記者招待會，則是極之有問題的行為（questionable practice），已經嚴重違反了研究的倫理：

「咁係好大件事嚟㗎，因為你有不利嘅數據，你唔擺出嚟，淨係報一啲有利嘅數據。」

梁斐生也認同，影音若要公布「驚世」的發現，就必須有確鑿的「驚世」證據支持。梁斐生說，他本來一直支持影音發掘方舟的事工，2007年更獲影音送贈在亞拉臘山上發現所謂的「巨大木牆」樣本的一小部分，該樣本後來獲香港大學證實是石化木，然而影音一直沒有向他提供樣本的碳14年代鑑定報告；雖然如此，他在各地講道時，仍將手上的樣本向許多信徒展示。他甚至曾向影音提出，可協助安排應用加拿大的機載超光譜遙感（airborne hyper-spectral sensing）技術，來確認方舟遺址及附近一帶的物質材料結構，但影音對建議不感興趣。梁斐生回憶，起初初見2010年4月影音第三度宣布發現方舟，但當得知最後一次發現的地點又有別於先前的兩個地點，他再仔細審視影音在網上發放的證據，找到更多可疑之處，隨即私下電郵影音的董事會和領導層，表達他的疑問和憂慮；他的提問不獲回應，最後才決定發表基本學術規範與理性護教。

影音解釋三次公布發現方舟的地點雖然不盡相同，但其實同屬4,200米海拔之上的鄰近地帶，可能是方舟遺骸散落的不同部分。但梁斐生說，根據常理推斷，假如方舟真的分解成不同的殘骸，受地心引力的影響，經過歲月流逝和地理變化，不可能同時正好落於高山同一海拔之上。梁斐生稱，他至今仍感百思不得其解（does not make sense），何以影音從沒發表任何關於2007、2008年兩次重大發現所提取的木



牆、稻草、穀物，和器皿等樣本的碳14測試結果。

梁斐生更指出，最近一次的四個「木結構」樣本，三個被驗出屬於近代，影音有需要解釋是否顯示遺址曾被人為地「做過手脚」（foul play）。他懷疑影音有否可能刻意隱瞞化驗報告，明知缺乏足夠有力證據，仍高調四處宣揚「99.9%確定發現方舟」，卻同時指責所有批評意見為惡意打壓，甚至威脅對批評者採取法律行動。梁斐生說，他至今仍相信影音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福音管道，影音作為一個媒體過去是成功的，他自言他唯一爭取的只是真相和事實。他不知道影音是否受內部或外人的誤導，因而在方舟考古上犯上技術錯誤，但經過Snelling的披露之後，影音的誠信已經無可避免受損，應由他們自己向支持者和反對者清楚交代和釋疑，以重新贏取別人的信任。梁斐生絕對相信挪亞方舟和全球性大洪水是真有其事，或者方舟的遺骸仍被保存；他甚至乎表示，只要影音願意用客觀科學的嚴謹態度進行，他會繼續支持他們的方舟探索事工，但大前提仍然是影音必須先將手上的證據全部如實披露（nothing but the truth），並收回之前毫無根據的宣稱。

同屬聯署發起人的梁斐生和陳崇基均認為，影音若要認真地從事考古工作，則必須對外公開他們手上的證據，甚至主動邀請多方學者參與檢定，因為考古學的推論不能保證百分百準確。影音明知方舟的發掘工作必然是極具爭議性的，就必須坦誠地面對學術辯證，而非用非友即敵的心態，逃避包括善意批評者的提問。

陳崇基指，舉證的責任全在影音，但現在他們擺出企硬辯駁的姿態，有點本末倒置：「你要話俾大眾聽，你真係prove到嚟嘛，唔係要大眾去prove嗰樣嘢係咩嘛！」同時，影音將自己妝扮成受害者，用屬靈字眼呼籲支持者代禱，卻沒有實質回應考古和科學的詰問。陳崇基說，他不會猜測或判斷動機，但科學研究卻有公認的倫理準則，所以可以以事論事。他覺得，一方面影音假借科學之名尋找方舟，但其搜證和驗證過程「兒戲」，立論言過其實（over-claim），距離優良科學（good science）甚遠；另一方面，影音亦不必要地將信心和理性對立起來：「變咗我個感覺起碼係咁樣：唔做就無信心，繼續做先至係有信心嘅。咁但係一味喺度講信心，我哋唔講吓嗰個研究裡面，需要有乜步驟咁啦。咁又將兩樣嘢分家，即係intellect and faith，咁我覺得呢個我就唔接受到嘞。」

以影音選擇性地應用木結構四個樣本的碳14測年報告為例，已經可能犯了「確認偏認」（confirmation bias）的毛病，任意地剔除違反其先設定論的證據。影音在11月7日、18日先後出版兩份《號外》，點名反駁陳崇基和Snelling，裡面便清楚表明他們的立場：「如果碳14測年法有助於支持我們的理論，我們會將它放在文章的顯著位置；如果它沒有完全與我們的理論抵觸，我們仍會把它放在文章的註腳中；如果它已完全『過時』，我們會把它拋入垃圾箱。」陳崇基同意，碳14測試的結果只應該是其中一個斷代的參考，還需要其他方法的對照檢視；正因如此，就更加不應依賴一個單獨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立論。

陳崇基於去年10月在個人網誌發表發現方舟的宣稱，聖經考古的回應，已經提出：影音的考古證據最少要達到15項要求，才能負責任地宣告他們找到的最有可能就是方舟。他解釋，挪亞的事蹟屬於史前史，連最基本的問題：究竟大洪水在甚麼年代發生，歷代教會也莫衷一是，但這卻是方舟考古必要的先決條件：「我未上山之前，我要諗清楚，我到底要搵到邊個年代嘅嘢呢？……因為考古一定講dating呀，係咪？咁我都未解答到呢個問題，我就走上山搵，咁咪變咗自圓其說囉！」但無論基督徒提出任何的年份，都必須同近東歷史、文化遺跡斷層、洪水沉積土層等證據吻合。單單是這個方法學的難題，便足以使尋找方舟成為「不可能任務」，也因此沒有主流的專業考古學家會做這類徒勞無功的發掘。換言之，就算有人找到真的方舟遺骸，也無法用科學方法證明得到。

例如，影音為了反駁Snelling而抨擊他的年輕地球神創論（Young Earth Creationism）立場，影音因而放棄之前自己主張的方舟屬於約4,800年前的講法，不惜將大洪水的年期推前到公元前13,100-9,600年的舊石器時代；影音同時與其他「極端神創論者」劃清界線，聲稱會改為尋求與主流的科學家合作。但普世性大洪水的理論，與學術界對地球年齡、地理變化、生態和物種演化、世界古文明歷史等的認識根本不能「接軌」，影音的邏輯不單愈見荒謬、不攻自破，而且是鑽入了死胡同：「咁但係你仲走得去邊呢？咁你走返出去主流嘞……我都唔知佢點樣可以走得甩？！」

因此，方舟考古既可說是「壞鬼科學」（bad science），也是「壞鬼神學」，因為歷史學產生的知識，不能用以證成神學的真理；即使找到大洪水的歷史證據，也無法推論出洪水就是上帝對世界的審判，更無法判別事件的神學意涵。所以，除了考古和科學，陳崇基更關注神學和釋經的問題。「亞拉臘」在近東文獻裡面表徵世界的「地極」，未必就等同今天土耳其境內的亞拉臘山；而我們用現代人的世界觀解讀方舟的故事，也可能違背了聖經的世界觀，扭曲文本的整全性。陳崇基重申，他從不懷疑挪亞方舟的歷史性，但如何忠實地閱讀這段記載的意義，卻是影音及其支持者忽略的：「基本上佢哋嘅論調係唔需要 discernment，就總之我——就咁跳過去啦，用信心跳過去，whatever that is！」

### 做錯事？還是做壞事？

陳崇基透露，2010年影音總幹事袁文輝訪美期間，曾與他會面，並建議對方拜訪一些國際公認的考古學家，但袁文輝不置可否。在個人層面規勸無效，最終要以聯署方式公開對立，陳崇基自覺無奈和逼不得已：「係好sad嘅，行到呢步！行呢步，就真係證明無乜機會——即係好似門咗道門，唔可以再有對話空間咁。」另外，雖然黃德光也是邀約聯署人之一，但在接受本刊訪問時他持較保留態度：「喺呢件事我至少要做嘅——即係最低嘅——係需要出聲啦；而出咗聲之後，咁我哋係咪要繼續窮追猛打呢？要置諸死地咁？咁我又覺得，如果我哋太過集中要咁樣做嘅話呢，好可能我哋會跌返落去影音




依家嗰個問題嗰度。我哋會不惜代價，用嗰個嘅方法——總之要達成個目標。咁我就會驚有呢個危機嘍度。」

聯署內容指：「從2004年起，該使團便不斷以『發現方舟』作噱頭來舉行佈道會和拍攝電影，但我們愛心在未經確切核實之前便以此為號召，會有扭曲事實和取巧之嫌，對教會的誠信和慕道者造成傷害。」雖然有針對發現方舟的可信性，但卻沒有帶出相關的宇宙創造、物種演化、聖經考古、經文體裁及詮釋等課題。事實上，雖然大部分（也不是全部）聯署發起人聲稱相信挪亞方舟「真有其事」，但對於大洪水的發生年代，是全球滅世性、還是局部地區性等議題按下不表，相信是汲取528論壇的教訓，影音反對者組成共同陣線，同意不在這些問題上糾纏，免得讓影音有反擊批評者不信聖經的餘地。

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同意，香港教會過去並未就創造論等議題認真關注或研究：「我諗喺科學上面，好多都係交白卷㗎嘞，呢個基本上就係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個反智嘅文化。」例如，究竟相信神學創造論（doctrine of creation），是否等同應該支持科學神創論（scientific creationism）？但假如教會不就此作嚴肅和開明的討論，信徒再遇到類似方舟發現的爭拗時，仍只能訴諸權威（無論是科學的、或宗教的），難以慎思明辨。聯署運動顯然並非要就這些深奧的學術問題作出任何貢獻，因為矛頭直指：「影音使團在方舟事工上，每年自各地信徒籌得大量捐款，但考古支出方面，卻未能向普遍教會群體和公眾交待令人滿意的財務報告。

」聯署的真正目的是向信徒呼籲：「我們敦請大家採取審慎的態度，不必急於對木結構作出最終判斷，在影音使團公開所有證據、公開方舟遺址地點讓考古學界進行鑑別、以及尊重理性對話之前，鄭重考慮應否繼續支持該使團方舟相關的活動和籌款，和應否協助在堂會內發放其刊物和宣傳相關消息？」胡志偉作為聯署發起人之一，便曾撰文「方舟神話」解構下的教會生態，用上「事工欺瞞」、「好大喜功」、「商業綽頭」等嚴厲措詞，並且警告教會出現將福音「商品化」的趨勢，似乎暗示有人從傳福音之中獲取個人利益。他向我們澄清：「我無話影音佢哋任何人有袋咗錢落袋，我絕對無嘅，我都係相信佢哋啲錢都係用晒喺正確嘅用途上面，不過我就係話：我哋用咗多錢，即係嗰呢種考古學……係咪真係可以發現到真正嘅方舟？咁點解唔將呢啲嘅錢，用喺依家咁多貧窮人嘅需要上面呢？」

姑勿論影音是為了考古而籌款、還是為了籌款而考古，但方舟事工毫無疑問牽涉鉅額的金錢收支。影音2011年度的預算相當驚人，幾乎相當於香港最大的政黨民建聯一年的收入，相信影音已成為整個華人教會裡面籌款額最高的機構。但影音財務管理的透明度和問責性（accountability）嚴重不足，迄今只公布了至2009年為止的簡單年度財務報告，而且報告內並無關於考古探索和電影攝製的收支明細，於是公眾和教會無從得知事工是否物有所值，捐款是否用得其所。經本刊多次查詢，影音終於首次披露，為製作《驚世啟示2》專款專用而籌得約1,400萬元，由2007年開始的前期科研支出200多萬元，登山裝備購置



約400萬元，其餘最大的開支是被列為「開山劈石」的費用達800萬元，包括：劈冰開路，向政府和軍方辦理所需申請手續，拍攝器材及物流運輸等，另聘用10-20名當地土耳其人負責預備功夫和營地安排，以保障香港隊員的生命安全。影音稱，會考慮稍後向公眾公布更多財務資料。

聯署的意圖對大部分受眾而言是清晰的：就是在財務上向影音施壓，甚至令其終止方舟事工。不過，邀約聯署人之一，宣道會北角堂主任蕭壽華牧師則強調，他是以個人名義簽署：「因為我唔想係一個大概群體，要同呢個機構有啲乜嘢決裂，我完全唔係咁嘅說法嘅。」他一再否認質疑影音的誠信，並表示他本人仍然欣賞和支持影音的事工，亦無意鼓勵信徒停止對影音的金錢奉獻：「正因為我哋有對佢哋有一啲嘅支持，我哋好想佢將來嘅發展繼續會係好嘅。所以我哋係帶住——我自己起碼啦——我帶住關心嘅心，想佢哋喺〔方舟事工〕呢方面更加留心，以致將來我哋可以繼續咁去支持佢嘅。」

聯署出現後，影音的取態也是於事無補。2011年12月3日發布的「影音使團對有關「方舟探索」重要發現的立場」雖仍然尊稱部分聯署人為「曾與影音使團同行福音路的屬靈前輩」，但堅持不發放全部化驗結果不等於有心隱瞞，更宣布方舟探索第一階段完成，意味還會投放更多資源繼續事工。同日，以「方舟護航小組」名義發表的「若果歌利亞戰勝了大衛，則強硬地駁斥聯署的教牧領袖「以人多勢眾、聲勢號〔浩〕大」之威提出無理要求，將莫須有的罪名加諸影音頭上。」

無論如何，聯署運動的客觀效果是令影音更形孤立。本刊多次嘗試聯絡一些曾為《驚世啟示2》站過台的教牧，其中一位牧者先前答應接受訪問，但突然改變初衷，理由是：「因為同同工祈過禱後，內心唔平安。」但無解釋因何「不平安」。另外，阡陌社區浸信會主任林以諾牧師，曾反擊528論壇是惡意針對影音，後來更高調宣布在《時代論壇》罷賣廣告，原因是該刊物經常刊登對基督教毫無建設性的批評文章。我們趁林以諾2011年11月4日出席全球領袖高峰會的時候訪問他，對於一直被視為影音的支持者，他如此回應：「撐唔撐？點為之撐先？……我諗，我咁講，即係到目前為止，方舟，我哋係支持更多嘅查證、更多嘅尋求。但係，你話係細緻落去點樣去做啲嘢，我就覺得，我要逐樣回應支唔支持，就好艱難。」有批評者認為影音未能完全證實發現方舟，林以諾覺得這是可以理性討論的問題，但不滿影音被「抹黑」，以及討論氣氛趨於暴力、非理性、人身攻擊：「我退一萬步：如果有一個機構或者有一個人，佢做錯咗嘢；退一萬步，我唔係話影音錯呀，咁我哋旁邊嘅人嘅態度應該係點先？話：『嘩，仲唔俾我捉到你，要斃死你！』嗰種行徑呢……即係，我覺得鬧佢嘅人自己本身已經鬧到唔健康嘞。」聯署出現後，我們再聯絡林以諾，查詢他是否對事件有新的補充，但未獲回覆。

## 耶穌是現代人的方舟？

《驚世啟示2》聲稱是「紀錄片」，亦即是考古與電影同步進行，但假如考古探索失敗，找不到方舟，豈非白白浪費





了投資電影的攝製工作？又如果電影開拍前，已經從其他途徑得知位置，為甚麼不先由專業考古團隊驗證，然後才決定是否值得開拍電影？但是，既然已經知道確實位置，電影所紀錄的又是否真實的探險過程？


關於方舟探索的眾多謎團，本刊獲影音總幹事袁文輝親自解答。袁文輝認為，外界對媒體運作和考古活動一知半解，亦無實際經驗，所以有不必要的誤解和猜度。他說，關於方舟遺骸被目睹的傳說久已有之，最初2003年決定前赴拍攝，跟影音過去製作聖地旅遊紀錄片無異，全無計劃做考古探索：「即係對我嚟講，如果能夠搵到呢啲嘅木塊都好，因為其實你起碼有啲嘢可以叫人聯想到當日嘅方舟係點樣。」但後來影音在機緣巧合之下，從土耳其當地人知道方舟遺址的可能地點：「當時我哋要achieve一個目標就係去到一個我哋都相信係挪亞方舟、埋藏咗喺個冰山裡面嘅一個地點。」袁文輝解釋，過程中花了大量的事前功夫做資料蒐集、鎖定山上位置等。而每次上山都不過是「小本經營」，影音不像國際知名機構如*National Geographic*，可以動用雄厚的財力人力，要邀請考古學者一同登山亦非想像般簡單。雖然探索過程獲得土耳其大學考古學家的學術支援，但是：「除非有一啲好大的發現啦，如果唔係，都唔會貿貿然係驚動到呢啲專家嘅。」

袁文輝說，批評者體會不到雪山上地勢險要，是屬於荒山野嶺的不毛之地，拍攝這類紀錄片就已經是冒險求真的過程，隨時無功而還，而且還有一定程度的生命

危險，必須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包括人力、裝備、天氣、時間等配合才能攀山：「即係咁講：你可以鎖定一個高度，你可以by chance去到。譬如我哋可能去兩、三次，先至能夠去到某個高度。」當然，此外還有當地政府的合作和批准：「佢真係唔係大家嘅後花園嚟嘅，亦都唔係重複可以去得到嗰個地方。」由於土耳其政府並不歡迎任何外國人，以考古名義隨便申請登山，於是也不構成影音不願公開地點，讓其他學者核實的問題。

袁文輝不斷強調，影音只是一間傳媒機構，以一支華人探索隊的資源，克服無數困難多次上山，獲取到第一手的視像紀錄作為福音用途，按一般電視台拍攝紀錄片的標準而言，已經功德圓滿：「作為一個非牟利機構，我只係關心緊我哋可以去拍到嘢、可唔可以做到教育嘅過程。」袁文輝也澄清，影音沒有不務正業，也從不掩飾自己並非學術機構。他承認考古工作是長線投資，確認了方舟遺址之後還需長時間的考證，條件是要有足夠資金繼續：「所以如果嗰啲人問：點解你未做到呢啲嘢？以我哋嘅能力，我哋就只可以做到呢一步㗎啫。咁將來嗰一步，如果有多啲嘅支持，我哋就可以做到嗰個層面嘅嘢出嚟。」袁文輝聲稱，尚有將會陸續公布的證據和科學報告，批評者不應太早妄下定論，而忽視了假如影音發現的真的是方舟的神學和信仰意義。

袁文輝更向我們解釋，聖經考古界內裡不為外人道的利害關係，牽涉互相競爭、彼此嫉妒，不會輕易與對手分享第一手的證據。他透露現在批評影音的學者



之中，有些是曾接觸過影音，但不獲影音「錄用」的；有些是違反君子協定的前合作者；有些是代表其他科學神創論機構發言的，他們為了向自己的支持者和捐款人交代，需要展示立場。面對教內的聯署，袁文輝說，雖然他有被無理強逼要求公開所有資料的感覺，但認為大部分聯署發起人並無惡意：「有啲人佢係好人，佢關心，但係佢用錯方法。」他堅持，自己作為一個傳道者，卻被指以造假的手段傳福音，是極嚴重的指控。

對於被批評利用發現方舟作為傳福音的工具，會絆倒慕道者或損害教會誠信，袁文輝更是心中有氣。他透露，搜尋方舟的念頭最早從他九歲就開始，耶穌的說話：「挪亞的日子怎樣，人子降臨也要怎樣」（太24：27）深印腦海，讓他相信上帝用方舟去拯救世人的課題是非常合宜的傳揚福音途徑。他曾在網頁發表

信方舟？還是信上帝？！提及：「即使有天證實，這木結構並非方舟；也不會令人跌倒，因為人不是信方舟本身，而是透過方舟認識背後的上帝。我相信上帝，源於幼年時一本《人造衛星發現方舟》的小冊子，後來小冊子中引用新聞所提及的位置，被認為是天然形成，而非方舟所在，但這並不導致我變為不信耶穌。」他說，影音舉辦的每一場方舟佈道會：「我哋都唔係話：依家我哋搵到挪亞方舟嘞咁。每一個信耶穌嘅人都唔係見到呢個方舟、證實到至信，其實相反嘅就係：會唔會透過呢個聚會，特別係我哋嘅經歷，佢哋認識到耶穌基督呢？」袁文輝反駁，批評者未免「睇低」信主的人和聖靈背後的工作。

袁文輝仍然呼籲批評者先觀看《驚世啟示2》才下定論，就知道電影所鋪陳的毫無任何誇張失實，是採取科學舉證和信心見證兼備的進路：「種種證據，我哋羅列咗出嚟俾大家去考慮。當你睇完套電影，你認為係咪係囉；你唔同意嘅，你咪唔同意囉。」他解釋，方舟事工一開始便從宗教角度出發，所以不需要滿足所有考古的要求才展開佈道工作，更不應抹煞信心的經歷：「我搵到幾多嘢都好啦，我都講緊一個見證。……所以探索方舟本身，就經已係一個經歷上帝嘅見證。」換言之，正如基督信仰從來都是透過歷代信徒的見證承傳而來，方舟發現也是一種有證據支持的公開信心宣認：「如果喺之前嘅世界發生過咁嘅事，末世嘅時候，人係〔一樣〕要搵緊上帝嘅拯救。喺今日嘅拯救裡面，上帝嘅拯救已經唔係一隻方舟，上帝嘅拯救係耶穌基督自己嚟到呢個世界；以前佢用木嚟到救人，依家佢自己變成一個人嚟到去拯救世人。」

《驚世啟示2》內重複出現一個反問：「如果呢隻唔係方舟，我都唔知係乜嘢嘞？」影音稱這種為「排除法」，目的是找出暫時為止最合理的解釋；但這並非一種慣常的科學方法，而近似哲學上所謂「最佳說明推理」（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），它並不保證得出正確的推論，因為受限於論者的想像力，容易將「可能性」（possibility）與「可信性」（plausibility）混淆，變成一種邏輯謬誤。但確如袁文輝所言，電影內容還包含其他生死經歷、信仰分享等，特別是四位主角（探險隊隊員袁文輝、導演楊永祥、攀山專家李耀輝、藝人梁藝齡）的心路歷程，



佔全片近半篇幅。某教會小學去年12月初於戲院包場，向一群小六學生放映《驚世啟示2》作為學校福音週前奏，負責的班主任老師與本刊分享：「雖然影音係要去拍嘢，但佢哋嗰種付出係可以付出生命，唔係玩嘅，呢一種拼搏精神，嗰種付出，相信令基督徒睇嘅時候，會好觸動，會問：乜嘢令到佢哋要咁樣做？」反而，他認為是否真的發現方舟根本不重要，他與學生討論的時候也不會側重這一點。

## 信仰反省

究竟影音在土耳其發現的「古木結構」是否真的挪亞方舟？其真假會否影響基督信仰的可信性？我們又應以何取向詮釋《創世記》？這些皆是可以爭論不休的課題。也許，影音與反對者更可共同探索的，不是方舟的故事或方舟的發現的真偽，而是：怎樣傳福音？傳怎樣的福音？甚麼才是信仰的「真」？甚麼才是「真」的信仰？

對於影音強調的信心宣認和屬靈經驗，關浩然和陳崇基均表示，無人能非議、或懷疑它的本真性（authenticity），但發現方舟的聲稱卻屬於另一論述範疇的真相陳述（truth claim）。陳崇基說：「即係你要講咁嘅見證之嘛其實，你要個信心咁樣去見證出嚟。咁我覺得，唔需要話搵嘢實物出嚟，或者話講考古，我覺得佢係practice緊一啲好bad嘅science，或者可以咁講，唔係science。咁，何必要費錢去搵嗰隻嘢呢？」關浩然則認為，事件反映教會的公共失語症：「我就覺得，我哋今日根本就失去咗言語。我哋以為將啲private嘅嘢公開講，就等如公共性。……我privately覺得呢個係方舟，我就將佢公開咗，就當

咗佢係public嘅事件。」他分析這與香港教會佈道方法一種普遍的神學誤差有關：「講見證係為見證耶穌嘅生死復活、耶穌嘅事蹟、耶穌是誰——係見證一個客觀嘅、公共嘅基督教信仰，呢個知識係基督教裡面嚟講，係公共。依家我哋講見證呢，係講緊一啲我哋如何經驗上帝嘅我身上嘅作為，俾我哋乜嘢平安，俾我哋乜嘢嘅教導，我哋講見證係見證緊我哋嘅宗教經驗。」見證福音到底是關乎上帝的工作和計劃，還是關乎自己的經驗和經歷？

黃德光擔心的也是教會為「推銷」福音而「加添」了其他東西：「我哋〔傳福音〕嘅使命係重要呀，但係我哋嘅見證係更加重要嘅。如果我哋係一個壞嘅見證，我哋傳嘅信息係一個乜嘢嘅信息呢？我哋唔係賣緊嘢咁嘛！我哋無嘢賣㗎！我哋最大嘅榮幸只係我哋能夠認識耶穌，同埋經歷佢嘅救恩。」不過，但關浩然更加想提出，福音內容與佈道手法之間互為影響的關係：「本來傳統嘅講法都叫人得救咁嘛，依家都變咗叫人決志喇，咁啲emphases慢慢轉嚟轉去，轉到變咗決志，咁堆砌成為決志係一切佈道會嘅首要任務。」

因此，胡志偉引用舊約神學家 Christopher J.H. Wright 所講的「福音娼妓化」（prostituted gospel）——一種販賣祝福的福音——來評論方舟，就是要帶出福音變質的憂慮：「今日嘅福音就係變成咗一個無憤怒嘅上帝，喺佢嘅國度裡面係唔會施行任何嘅審判，而人係需要一個嘅福音，係無咗十字架，亦無咗耶穌基督。呢個，我諗就係我哋依家可能會面對嘅情況——一個純粹消費嘅福音，一個滿足我個人需要嘅福

音，或者係一個滿足個人喜好嘅福音。」胡志偉指，方舟現象是整個香港教會吹捧政商影藝名人、崇拜成功、習慣「假、大、空」、「死不認錯」等歪風的文化產物，影音只是病徵而非病源。因此，胡志偉慨嘆，很多教會領袖對這些怪誕畸形的生態選擇視而不見，以致姑息養奸。或者因為教會和基督教機構普遍的內部企業管治（corporate governance）同樣鬆散，財務管理缺乏監督和對外透明度不是影音獨有的問題？

無獨有偶，曾經替影音2011年5月19日「因方舟信耶穌腦震盪研討會」擔任嘉賓主持的從心會社主席吳思源，也有類似的觀察。他留意到現在的基督教機構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，就是將自己的使命和事工誇大，包裝得「異象化」和「驚世化」：「話自己個機構工作能夠救國濟民呀、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呀、能夠改變學生嘅心態呀……個個都係咁講嘍啦，你改得幾多？！咁個度又籌幾億，個度又籌幾千萬。咁同埋，嗰啲信徒嘅捐款呢，係自由行為嘍嘛，即係佢無『呻笨』吓嘛，咁即係，咁多人支持佢！」影音所做的未必比其他人過份，但他懷疑，單獨影音被針對：「係反映出不必要嘅嫉妒心態，同埋事實上，係我哋基督教界要全面檢討，的確喺過去十多、廿年，其實我哋唔少機構呢——我唔能夠話好多機構——都不自覺地用誇張嘅方法嚟去宣傳。咁今次我哋話影音使團有不足嘅地方呢，其實佢只係反映咗整體上喺呢方面嘅一啲嘅缺失。」如果

批評者都是「五十步笑百步」，或者誰也沒資格批評誰？

然而，胡志偉否認用影音來收殺一儆百之效：「我諗我又無話純粹用影音嚟『祭旗』呢種嘅心態，不過佢哋呢個手法，同埋呢種嘅做法，正係一個值得我哋去鑑戒嘅地方。」可是，那些「置身事外、默不作聲的有識之士」對教會文化的劣質化，是否也需負上一定的責任？他說，他體諒有人或敢怒而不敢言：「我唔會唔出聲嘅就一定要鬧晒佢哋，呢個亦無咁嘅必要。」胡志偉承認，只不過他自己「無太多包袱」，才可暢所欲言。至於被胡志偉形容為「共生利益者，那些曾為影音站台推銷的「名牧」、「名人」，他也不贊成要點名批評他們：「咁其實我都提緊我自己唔好做其中一個啫，我係提醒自己多啲。」

可能，要追本溯源去檢討目前的教會生態，一切便要從應用媒體傳福音開始：由當初用電視電影傳福音，結果福音變成了電視電影；聖經故事變成多媒體主題公園；聖地也變成旅遊項目和節目。媒介取代或凌駕了內容。而信徒對何謂「真」、「真實」、「真相」（truth）或「真誠」（truthfulness）的理解是否越見單薄，被化約為必要有聲有畫、可以互動、能夠娛樂、方便用家的，才能成為我們能消化或消費的「真」？

總編輯：葉菁華 副總編輯：禰智偉 執行編輯：鄧美美

設計：許仲瑜 承印：瀚林智設計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使命實踐支援計劃

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

本刊旨在盡量提供各種資訊及多方面意見，供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參考，其內容不代表崇基學院神學院立場。